

他在故乡灵魂的脊背上舞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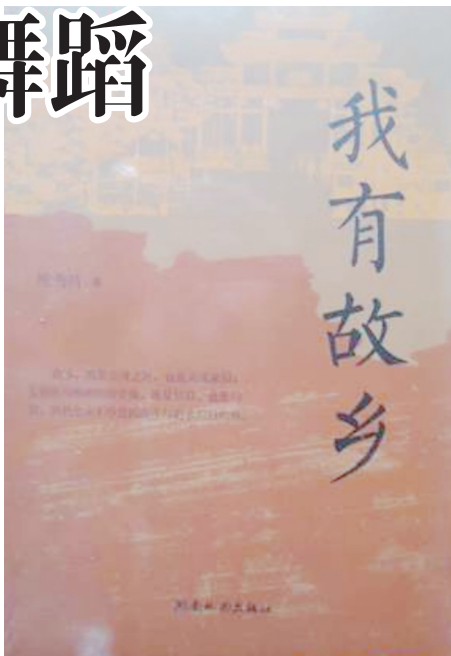
——读欧秀昌散文集《我有故乡》

龙正舟

英国著名作家石黑一雄在《远山淡影》中写道：一个人也许会在一个地方工作、奉献，但是到了最后，他们仍想回到他生长的故乡去。此刻，我想欧秀昌也是这样的人，他的散文集《我有故乡》情感真挚深沉，对故乡的热爱与感恩之情贯穿全书；地域文化鲜明，融入了丰富的苗族文化元素；书中人物鲜活、生动、个性鲜明；文字质朴流畅，以质朴自然的风格打动人心。

本书是欧秀昌以故乡为主题精心创作的散文集。在书中，作者通过五个部分、三十多篇散文，通过对故乡山水田园、故乡人情世故的书写，带领读者走进了他故乡的世界。“故乡，既是生身之地，也是灵魂家园；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既是信仰，也是归宿，是此生永不停息的奋斗与追求的目的地。”这是欧秀昌散文集《我有故乡》扉页上的句子，故乡是他心灵的皈依，故乡是他的心灵坐标，欧秀昌的故乡松桃牛郎，牛郎这片土地历来就充满了传奇，巍巍山脉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无数春秋。欧秀昌精通苗语，他的故乡是苗汉杂居的地方，他是在两种文化交融中成长起来的，他横跨两种文化，这就注定了故乡在他内心的定位。欧秀昌从苗乡松桃出发，追梦远方和未来，1982年中央民族学院毕业，一直在铜仁工作，他是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铜仁市苗学会名誉会长，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山花》《花溪》《贵州日报》等。

《我有故乡》情感真挚深沉，作者对故乡的热爱与感恩之情贯穿全书。“我的家在苗乡，在水之源，是一条小溪的源头。记得在北京读书时，春节回家，在寨上照了一张相，近景是我们寨子，远景是山峦和山沟。山，重重叠叠；沟，狭窄而悠长。时值早春，树木摇落，山寨与山峦一派苍茫。回到学校同学见了，大声惊呼。”“故乡叫生屯沟，在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镇。”他将故乡视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家园，是信仰与归宿。《家在苗乡》《故乡四记》《桐乡四景》《家乡的老油坊》等都饱含着他 对故乡的深深眷恋，无论是对故乡山水的描绘，还是对故乡人物的刻画，都能让读者感受到那份浓郁的乡情，唤起内心深处对故乡的记忆与情感共鸣。故乡就是家园，从我有故乡的理解中，我们窥探了欧秀昌对于故土、亲人等的深情厚谊，他以文字的方式告诉人们他有故乡。



真。”他用平实的语言讲述着故乡的故事，却能让读者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厚情感和人生哲理，使全书具有一种清新自然的美感，让读者能够轻松地沉浸在他所构建的故乡世界中。“每年开春，我就想起了故乡的野葱，那水灵灵、绿丝丝的野葱。每每爱人上街，总忘不了说句，买把野葱回来。”“我生长的时 候，苗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已经相互交融，也就是说，在苗族文化基因的铺垫下，我拼命地吮吸着汉文化，在苗汉文化生活中成长。两种文化是我的成长之源。”《家在苗乡》中的这些句子，见证了欧秀昌深厚的文字功底，跨越民族情感的崇高品德。

乡村振兴让乡村蓬勃发展，相对于欧秀昌来说，故乡不仅仅是故乡，一切与故乡有关的事情都是故乡美好的梦想花开。1999年欧秀昌被抽调到沿河自治县扶贫，这一年的时间是他的人生经历中浓墨重彩的一段经历，那时那地那景融入了他秀美的文字中，扶贫先扶志，这是他的见解也是成熟思考后的誓言。欧秀昌在散文集《我有故乡》的后记中写道：这本散文集，是我开始写散文直到现在的作品，时间跨度三十五年，从1984年到2019年。从中我们看出他写散文的心路历程，他离开故乡已经四十多年，故乡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他赤子情怀，故乡的模样永远在他精神的海洋中翻腾，唯一缺憾的是当时他从牛郎翻越一座座山岭跨越团寨再到盘信民族中学读书那条路上没有一丁点描述，当然这不影响他把生活的浪花幻化成笔下的每一篇文章，穿越时光背影，我们仿佛看见，此刻他正在故乡灵魂的脊背上舞蹈，他用自己的方式给人们讲述他故乡的故事。

记忆的挽歌与存在的诗章

——水白散文集《我在我家》的文化哲思与乡土叙事的当代境遇

张剑波



——它的矛盾与和谐、苦难与坚韧、消逝与永恒。

特别是对乌江古镇的书写，既留存“酒坊蒸汽、肉铺腥膻”的生活原味，也直面纤夫号子被电站轰鸣取代、木构民居被水泥楼房吞噬的现代性进程。这种放低姿态平行的视角超越了怀旧与进步的二元困局，展现出乡土变迁的复杂纹理。“鼠药绿豆粉”这类危险记忆的存留，更彻底击碎了乡愁的玫瑰色滤镜，彰显出记忆伦理的自觉：真正的记忆必须容纳剧痛与阴影的完整真相。

记忆的重塑：为沉默的历史招魂

本书在记忆重构中展现出鲜明的记忆诗学。面对沉入水底的古镇、被标准化格式化的生活传统、被时光稀释的血缘，作者发起了一场“记忆的暴动”，为被宏大叙事消音的小历史争取言说的权利。

在《辑四：乡里乡亲》的篇什中“祖母心底还蛰伏着怎样的往事”这一诘问，本身就是对历史暴力机制的质疑。这种记忆实践暗合福柯所言的“反记忆”策略，它让被放逐的边缘经验重归文化视野，使历史的失踪者获得叙事的主体地位。

文本中的创伤书写摄人心魄。同窗之母的悬梁、表姑丈的喋血、计生年代的家族流徙……这些个人创伤与古镇沉没的集体创伤相互缠绕，同频共振，编织成一张“创伤网络”。作者以惊人的克制处理这些素材，通过器物细节的白描（如《辑三：诗话童年》中的饥谨记忆）传递情感。这种节制反而强化了文本的感染力，体现出成熟的创伤叙事伦理：记忆非为咀嚼痛苦，而是通过诗性表达实现救赎。

食物在记忆中扮演关键角色。绿豆粉丝、花甜粑、麦子酱等乡土滋味，不仅是怀旧的符号，更是铭刻在身的记忆密码。“鼠药绿豆粉”这一危险记忆，使食物成为连接个体命运与历史暴力的纽带。这种“味觉乡愁”因与肉身经验直接勾连，比情感怀旧更具记忆的穿透力，让读者不仅能“知道”历史，更能“体认”历史。

存在的诗章：在语言中栖居

当物质的故乡沉入水底，生活之流被现代性截断，作者水白在文学叙事中建构起语言的故乡。从诗人到作家，他不用转身，笔墨的烟火里现出生命的原色。《辑六：心灵之旅》作者更是将家乡的山水转化为精神图景。云霭成为“历史迷蒙与生命无常”的隐喻，古城的墙基化作“时间永恒”的物证。这种地理空间向精神空间的转化，使作品暗合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人通过创造性的言说筑造存在的家园。

他开创了独特的消逝美学，不执着于物质形态的固守，而是承认消逝的必然，同时在文学语言中孕育更恒久的存在形式。这注定要掩埋的故土，恰

似“窖藏的老醴，愈久愈醇”这一吊诡的表述，揭示出作者深刻的洞见。真正的消逝是被遗忘，而文学记忆能抵御这种终极消逝。在《辑三：诗话童年》中，作者将童年中的饥谨、劳役等苦难记忆诗化，不是消解痛苦，而是将其淬炼为对生命韧性的礼赞，体现尼采“以艺术救赎存在”的哲思。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我家》虽以散文形式呈现，却具备非虚构写作的典型特征，微观史学的叙事策略。聚焦于宅宅空间和身体记忆，以“显微书写”拼凑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生命史。

这种“小历史”的书写方式，与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的碎片化叙事异曲同工，但更强调物质文化的符号性（如“布纳鞋底”作为手艺消亡的隐喻）。与非虚构写作常以真实为主臬不同，水白通过诗性语言处理创伤（如饥谨记忆、古镇沉没），在记录与重构之间保持张力。

水白直面现代化对乡土的“解构”，其叙事更接近“废墟美学”这种“承认消逝，拒绝遗忘”的姿态，与生态哲思形成有趣的对话。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乌江古镇的个案升华为“人类栖居困境”的寓言。但更注重感官经验（味觉创伤）对集体记忆的唤醒功能，使地域叙事具备普遍感染力。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他拒绝非虚构的零度写作。在地方与世界之间，它既扎根于乌江古镇的地理细节，又通过哲学追问抵达人类共通的生存叩问。

水白的实践提示我们，当代乡土书写或许正走向“记忆一存在”的新范式。《我在我家》不仅是一曲“记忆的挽歌”，更是一张绘制未来乡土写作路径的文学地图。

这部作品是一曲极具地域性的精神史诗，兼具散文的诗意、人类学的视野和哲人的沉思。作者对故土的眷恋、对历史的温情、对文明的忧思。其价值不仅在于文学性，更在于为边缘地域的文化存续提供了珍贵的文本见证。

结语：逆溯时光的方舟

《我在我家》犹如逆溯时光的方舟，载着被主流叙事遗弃的记忆残片驶向未来。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消逝的乡土建立文学档案，更在于提供了应对现代性断裂的精神方案——通过记忆的重构，在流动的时代锚定存在的坐标。

当作者写下“来世必使魂魄长驻于此”的誓愿时，其实已在语言的国度实现了这个诺言：沉没的古镇、逝去的至亲、消散的生活方式，都在文学中获得比物质存在更恒久的生命。

本书最终启示我们：乡愁不仅是对地理坐标的眷恋，更是对另一种时间韵律、人际交往、生命节奏的追慕。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既是往昔撰写的墓志铭，也是为未来镌刻的预言书——在现代性的征程中，不可遗失那些使生命值得栖居的精神原乡。

劣币是怎么驱逐良币的

——读杜光辉中篇小说《孤狼》

非飞马

这几天清理旧书，翻到一本旧杂志《北京文学》（原创版）2020年第1期，随手翻开杜光辉的中篇小说《孤狼》，读了几行就放不下了。一口气读完，心情非常沉重，头脑中突然就冒出了一句话：劣币是怎么驱逐良币的。

这本是“证券之父”伦敦证券交易所创办人英国金融家托马斯格雷沙姆（1519—1579）提出最著名的理论——“格雷沙姆法则”，也就是“劣币逐良币”法则。劣币驱逐良币，是指当一个国家同时流通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法定比价不变的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良币）必然要被熔化、收藏或输出而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低的货币（劣币）反而充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法则，用到现实生活领域，常常是用以隐喻小人得志、君子道消。

杜光辉这个小说情节简单，但叙事清晰，逻辑严密，读来抓人。小说讲了对博士夫妻稽忱宸、封槿锦同在一所大学任教，最初日子平淡而幸福，夫妻关系也非常和谐，但因为本校教职工郎廉梅同郁隼翎的到访而出现情感危机，最后婚姻破裂。这个故事的起因是，学校出台一项政策，鼓励低学历的教职员工提高学历，读本校的本科、硕士。而中专毕业的图书管理员郎廉梅，因为想利用这次政策机遇提高学历、改变命运，她自身并没有下苦功夫去读书提升学历，而是想通过博士夫妻稽忱宸、封槿锦“帮忙”达到这个目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故事由此而紧张有序展开，各色人等粉墨登场。原来，郎廉梅乃学校人事处副处长的妻子，而屠处长掌握着人事安排的“大权”，不仅掌握着考务工作大权，还掌握着学校的职称评聘的“初始提名推荐权”。这次代考，只要封槿锦愿意帮忙，他可以让代考者的丈夫稽忱宸监考。事情就这样在稽忱宸的不情愿中接受下来，人事处长太太的考试就这样由稽忱宸的妻子封槿锦博士代考。令稽忱宸崩溃的事，不仅仅是郎廉梅是找的代考者，三十九名参考人全找人代考，且代考者都是本校教师，甚至还有稽忱宸的学生，甚至还有男教师替女参考人代考的、女学生替男老师代考的，更绝妙的是，高高悬挂着“严肃考场纪律，坚决杜绝作弊行为”“发现作弊，取消资格”等标语前后排插花坐形成“物理隔离”的考场，由副校长带队巡考竟然没有发现半点异样。就这样，一场庄严肃穆的“代考”就顺利完成，一次精心安排的“监守自盗”式的考试就这样顺利通过，大家皆大欢喜，唯有监考老师稽忱宸感觉“像被强奸了”一样心堵。而更要命的事，这次替考只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开始，接下来，图书管理员郁隼翎也顺利地将年龄超出学校规定、俄文专业水准“连基本的日常用语都不会”的丈夫顺利调入本校工作，而原本只有中专学历的郎廉梅，也顺利拿到研究生学历、评上副教授，甚至还当上了文学学院的副院长，掌握着职称评定、待遇分配、人事安排等一系列“生杀大权”，把控着教师们进退留转的切身利益。而正直的稽忱宸博士，因为想保持一丝丝正义与良知而被众人认为“不近情理、为人不善、做事歹毒”，不仅职称仍然在“讲师”职称上原地踏步，而且还被要求重新开发新课，备受折磨写教案最终因为“没有一个教职员工报名”而被取消上课资格，被理所当然地扣除了校内津贴。更为要命的是，稽忱宸博士因为迫于迁就妻子、碍于面子参与监考舞弊、有偿帮助郁隼翎、郎廉梅等人赚取不正当利益，而心生愧疚、闷气郁积，导致身体“阳痿”，最终夫妻分道扬镳。在郎廉梅任副院长后推行的所谓“改革”会议上，终于站起身来反抗，怒斥郎副院长“水平最多达到图书管理员档次”，愤然离去，并决定离开这个不公平的地方，同时决定举报郎廉梅等营私舞弊、虚假考试、虚假职称等一系列腐败问题，将小说的矛盾冲突推向高潮。

读完杜光辉这个小说，掩卷沉思，心潮起伏。作家杜光辉写这个小说，其初衷当然是要针砭时弊。小说虽然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叙事手段甚至有些单一，但其构思经营却非常用心用情用力。对这所学校的学术腐败的讲述，简洁有力，语言精炼，心里描绘也很精到，使得其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达到了高度统一的状态。此外，小说以稽忱宸身体的“阳痿”，映照其精神世界的纠结与激烈斗争，隐喻这个时代很多人在权力与利益面前俯首称臣，甚至摇尾乞怜，最终导致精神“阳痿”，要么自己身心受到伤害与摧残，要么成为腐败直接或间接的帮凶，很有艺术张力。此外，小说对为什么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和揭示，稽忱宸夫妇的“沉沦”，有利益的追逐成分，也有对权力的献媚与屈服的过程，更为重要的事，此种现象一度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一次考试竟然全都是“替考”，这不得不让人内心感到无比的“震惊”。在大学的书声殿堂里，学术造假、学历造假是最不能容忍的腐败，但偏偏这样的腐败却让人见惯不惊。幸好，还有稽忱宸博士这样的人，尽管一开始在抵触情绪中也参与甚至助推了这种不良现象，但毕竟他一直在纠结中反抗，最终实现了“自我觉醒”。尽管，杜光辉没有让这种“觉醒”者取得最终的胜利，但他为这种觉醒赋予了曙光。在他的带动下，妻子封槿锦也不再听命于郎廉梅这样的投机钻营者和权力掌控者，走向了“觉醒”的道路，还有许多“敢怒不敢言”的教授们，也由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到敢为“觉醒者”鼓掌认同，相信他们离真正的“觉醒”已然不远。

在反腐败斗争如火如荼的当下，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隐藏在体制内的腐败分子被揪出来，被绳之以法，他们中很多人都身居高位，有的“边腐边升”，有的持续腐败了几十年，动则贪腐过亿，而此前，他们都在主席台上大谈特谈反腐败，听起来岂止是滑稽可笑！而今，他们一个个落马，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最猖獗者们纷纷落马，我们该不该感觉大快人心？或者说，我们在感觉大快人心的同时，自身该不该深刻反思反思？回到杜光辉的小说《孤狼》中来，假如一开始，稽忱宸夫妇就旗帜鲜明拒绝“利诱”；假如在参与“代考”与监守自盗的“监考”过程中，他们能跳出反抗；假如，在权力与利益双重诱导下，更多的人不是置身事外或者顺大流盲从；假如，这个日趋变质的象牙塔里，学校高层有那么一两个正直者……那么，结局会怎么样？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杜光辉在中篇小说《孤狼》中，其实还隐含着一种批判与期待，那就是：掌权者的违规逐利与大众的沉默是最可怕的，而纵容和顺从都是腐败的帮凶，做不到慎独慎初只能在悔恨与自我伤害中备受煎熬，一旦精神“阳痿”将会被打压和伤害更加彻底，但要治好精神“阳痿”，唯有豁出一切进行彻底地“反抗”，除此之外别无他图。